

池也著

# 鳳 夕 斜 花 溪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鳳舞花溪

FENG WU HUA XI

池也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舞花溪 / 池也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222-08467-4

I. ①凤… II. ①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9770号

责任编辑 范晓芬  
封面设计 西里  
责任印制 洪中丽  
责任校对 范晓芬

书 名 凤舞花溪  
作 者 池 也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4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00千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467-4  
定 价 32.00元

奢卓，东川法嘎之女也。赘于江外鲁基为夫，自称土舍，剪灭凤族，肆行苛虐，数十年来，夷民受害滋甚。康熙四年，凤奢卓抗粮拒捕，知州彭蠡以闻，命左镇沈应时剿之。卓逃匿东川母家。七年，索之急，其母家始缚夫鲁基及婢伪为卓以献。卓复窃入撒甸，雄制诸马。迨二十年，吴逆荡平，始遵化。

——清乾隆·檀萃《农部琐录·凤氏本末》

#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19
第三章 .....	37
第四章 .....	55
第五章 .....	75
第六章 .....	95
第七章 .....	115
第八章 .....	139
第九章 .....	157
第十章 .....	177
第十一章 .....	199
第十二章 .....	219
第十三章 .....	237

# 第一章

● 古镇来客

● 缩泉马店

● 包二先生

● 山僧野樵

## 古镇来客

大清康熙四年。

当第一缕还带着冬天寒意的春风拂过洗马河两岸的柳树梢头时，滇北武定府禄劝州他颇马的甸尾街人就感觉着从未有过的浑身不自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异氛围，如山峡中漫起的、淡淡的、干涩的怪雾，从一开年就若有若无地弥散在山间古镇里。

这种感觉随着正月新春的开始，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怪异。

先是街面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一些生面孔，仿佛从地下冒出来的春草，东一苗西一棵，不注意时突然就有了。这些人南腔北调却轻声细语，不知来头，有时半夜三更也会无声无息地游荡在街头巷尾，冷不丁地出现在某个酒后回家的人面前，胆量再大的人也会吓得脚瘫手软，使得素有闹春习惯的街坊村社天一擦黑就家家关门、户户熄灯，只有东街西巷大大小小的狗，时不时就突然约齐了一样狂吠起来，让人心惊肉跳；后是设在街南五里外螺丝山脚的官军营盘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些人马，街头的小菜豆腐都不知哪天就开始涨了价；后来，青天白日地，大街上会突然疾驰过一些兵不兵匪不匪的骑马人，三三两两的，在古老的青石板上，溅一溜贼亮亮的火星，蹄音之后，市井人家从门缝里实在看不清这些怪人自何方来，向何方去。

再后来，街头莫名其妙地多了三五个花子，虽然也衣裳褴褛拄棒拖棍，但稍一留心就能看出，这些人并不专心于讨口要饭，只是围着几家大的客栈转悠，有时夜已深了，客栈的门缝里也会吱嘎一声响，冷不防就探进一个蓬头垢面的脑袋，干枯的乱髯上粘着些许饭粒和油渍，晶亮的眼珠子却滴溜溜地转，昏黄的灯光下，吓人一身冷汗。

但使人放心的是，不管是哪伙人，都还中规中矩，来往之间不打不杀，不偷不抢，喝酒付钱，住店给银。人们也就不时地心慌神虚一阵，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是做的时候都轻手缩脚的、说的时候都悄声抑气的，再不敢像往常一样有

事无事就揸脚舞手、大呼小叫的，摆一副集市人的派头。

甸尾街人过完了一个冷寂的正月。

怪异的日子过进了二月。

不知不觉间，柳绿了，草青了，万山丛中，滇中古镇真正的春天来了。

太阳偏西时，缘洗马河而来的官道上，一骑一车缓缓走向他颇古镇街头。

掐指算来，已是农历二月十五。

车和骑在官道上拖着长长的影子，走得不紧不慢。车是官道上富商来往或官旅家眷常用的马车，甸尾街属武定府禄劝州他颇马管辖，东接四川省东川府，南通昆明，西属武定，北邻四川大凉山彝区。穿越甸尾街的官道上，这样的车骑往来并不少见。车轿虽然重帘密遮，但在微凉的早春晚风中，车轿内的人拉帘保暖，也算不上奇怪。

骑马的是一个随从模样的中年汉子，虽然汉装打扮，但高鼻隆额的面貌和眉目间流溢的强悍，以及腰间的皮制酒壶和银柄长刀，都显示着彝人所特有的风采。车是官道上常见的，随从带刀持棒自保防身，也并不特别惹人眼目。

驱车的是一个二十来岁模样的清秀女子，着汉装却留天足，这在步步生莲缠足称美的汉人眼中虽极为少见，但在彝汉杂居的禄劝州他颇人眼中却不足为奇，山野稼穡，砍柴放牧，汉装天足的彝家女人多的是。

时序尚在早春二月，深潜在滇中万山丛中的他颇寨却已是桃树飞霞、柳枝舞絮，俨然一派煦和迷人的古镇新春美景。

马上的汉子与驾车的少女，显然是初次来到他颇地界。虽然目光警觉、身形疲惫，但对杂树生花、百草竞芳的异乡景象，仍然表现出难以掩饰的好奇。尤其是车上的少女，秀目顾盼，还不时回头往车轿内似有所语，时或又对马上的汉子比比划划，秀发飘逸，亮一串笑音，新春的阳光下，美靥如花。

洗马河由南而北穿越古镇，沿岸老柳成荫，清冽的绿水间，新枝拂浪，嫩影婆娑；河堤上繁花似锦，蝴蝶戏舞，间或有乳燕翩然穿梢掠波，掩入浓荫深处。在他颇街市北侧的文笔山脚下，有两个紧邻的龙潭，龙潭与洗马河之间的绿树翠竹中，嵌一座很有些年头的院落，终年里人来马往，“缩泉马店”的布幡，在甸尾街人的记忆中从未消失过。波平如砥的洗马河流经古镇后，接纳了长年不断的龙潭水，流量增大，流势增激，转过文笔山角后，河床骤然变窄变陡，温润可人的一河绿波转眼间就化为一管的碎玉银雾，劈山开岭，喧嚣着直奔金沙江而去。



他颇地处轿子山南麓，属马地。清初，滇中的边地基层行政建制有马地、境地之设，马地夷人为众，境地则汉人居多。禄劝州设五境二十四马，普渡河以东地区设四马，史称“河外四马”，其中，以他颇一马地域最广、人口最众。在四川省东川府、云南省武定府交界地带的彝人话语中，他颇是“出茯苓的地方”的意思，因其地山深林茂且林间多出茯苓等名贵药材而得名。他颇寨其实并不是滇中地区所说的寻常箐村山寨，而是一座深深掩藏于山间盆地中的老街古市，离云南省府不到三百里地，集镇周边的山岭谷箐中，彝、汉、壮、傣、苗诸族或各占一山，或独居一谷，或杂居共处。汉族而外，彝人最众，长期的相互倚赖，使汉、彝之间日趋相融，彝寨中混居的汉族人家也讲彝话，着彝装；汉村中杂处的彝家人也说汉语，通汉俗。连地方取名也体现出鲜明的融合色彩。滇中汉人称之为“坝子”的山间小盆地，彝人称之“甸”，他颇的街市位于坝子的最北端，汉人说是坝子尾巴，彝音汉语杂和而成，自古就称他颇街为甸尾街。

甸尾街地界武定、东川两府，是他颇坝子方圆几百里内人口最众、市面最大的集市，自古以来就是滇蜀之间的交通要道，天下太平时客往马来，商旅如织；时局混乱则盗出匪进，兵驻官扰。寻常时下，万山丛中的甸尾街市，车来骑往商旅不断是常事，彝人汉装悠然过市是常事，汉人彝装售粮卖柴是常事，女人天足是常事，女人驱车赶马是常事。

大清康熙五年二月十五，这平常的一车一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街市人的特别注意。

甸尾街头，断墙接残阳，街市起炊烟。

车、骑驻足。

驱车的少女秀发蒙尘色，樱唇绽血痕，虽然天生丽质，明眸皓齿间却难以掩饰一身的疲惫和忧虑。

面对一座完全陌生的山间街市，马上的精壮汉子左手执缰右手握刀，四面环视，貌似悠闲却鹰目惕然；驱车少女回头似与车中人语，车帘后伸出纤纤一臂，似遥指所向。随后，车前骑后，直奔街北的缩泉马店而去。

车、骑过后，街南头转角处，悄无声息地闪出三骑，不紧不慢地遥遥尾随。

与此同时，街北侧的文笔山脚，转出一僧，缁衣黄裤，行色匆匆；僧后一樵，肤色黝黑，蓬头赤脚，挑两捆柴禾，头梢齐腰，尾梢拖地，带些许翠叶，起两行黄尘。两人一前一后，不知是同道还是偶遇，却都是朝着缩泉马店而来。

马店旁，双龙潭的柳荫中，早有两个花子相倚着，嘴角挂一串口水，睡得正香。

## 缩泉马店

看到“缩泉马店”的布幡在透出凉意的晚风中飘逸，马上的汉子深深舒了一口气，右手却仍然紧握着斜在腰间的长刀；赶车少女秀丽的眉梢挂上一丝浅浅的笑意，与马上的汉子侧目相视，互相点点头，驱马向客栈而去。

滇中交通闭塞，货物交流自古多靠马帮运输完成，旅店客栈接待和服侍的对象，马多于人，马的重要性远大于客，滇中客栈因之多称马店。

缩泉马店是百年老店，东邻双龙潭，西靠洗马河，龙潭的泉流腾着微微的水雾绕院而过，在客栈大院的西侧汇入洗马河，形成天然的护院河，是甸尾街规模最大的客栈。早些年，双龙潭叫做涌金泉，马店也称涌金马店。大明天启年间，北方女贞崛起，建国号后金，频频南犯，问鼎中原之意路人皆知。云南巡抚衙门一官员巡视他颇，入驻涌金马店，恶其“涌金”之名而改称缩泉马店，至今已五十余年。

马店的现任主人姓包，行二，粗通文墨，人称包二先生；又因其背微驼，市井中人也常呼为包二背锅。其人四十岁出头的样子，虽然背微驼却长眉秀目，言语不俗，在他颇一带市井中有乐施好善之誉，与一般商贩的钻营苟且颇不相类。当地彝人以正月三十为过年，时下正是节日期间，加之时局动乱，出门谋生者不多，马店的生意寥落，一车一骑风尘仆仆地到来，使包二先生很是高兴，亲自来到马前。

客官，你家们是吃茶歇劲，还是住店歇夜？

马上的汉子没有下马的意思，紧贴着车，环视清静寂然的院落后，鹰一样的双目盯住了包二先生。

包二先生怔了怔，看似不经意地把身子移近院门。目光越过院门，包二先生瞥见，远处的龙潭边的柳影里出现了三人，各自牵马像是在龙潭的出水口处饮马。龙潭的另一边，睡了一天的那两个花子仍然相背互倚，垂头而睡。

赶车的少女下了车，显得秀丽高挑。她拉拉衣裳，抿一抿干涩的嘴唇，把马鞭挽在手上，院里院外转了一圈，楼上楼下绕了一转，才回到车前，又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地把包二先生看了个遍，才轻轻撩开车帘，对车轿里说了句什么，然后听了句什么，点点头，侧脸对汉子道：“埃么阿似超冒夜，尔梭朵（今晚我们就

在这里住了，要三间房)。”

汉子下马，却更靠近车，理缰整鞍时，目光虽迅速地在院中扫来扫去，眼梢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包二先生。

包二先生又是一怔。

这美貌的姑娘讲彝话，她的模样却绝看不出是彝人，而且，她说的彝话，发音也与他颇一带的彝家不尽相同，应该来自外乡。最让包二先生暗自喝彩的是，她在客栈的木板老楼之间走动时，轻盈飘逸似水如风，如院角老树随风飘舞的梨花，落地无声，显然不是一般山野农家讨生计的姑娘。

驱车少女的话音未尽，车内一声欢呼，车帘掀起，一个约摸四五岁的小姑娘蹦出车轿，张开双臂，在院中飞舞。

“阿艾，小心些，莫讨人嫌。”汉子第一次开口说话，语气中充满着昵爱，说的虽然是汉话，但连续的发音中却听得出淡淡的彝话韵味。缩泉马店接南纳北，服侍官民僧道三教九流难以数计，包二先生从汉子流畅的禄劝州府官话中听出了明显的江外口音。习惯上，武定、东川两府把金沙江以北的区域称为江外，江外人大抵都是川蜀间人。

看着活泼的娃娃和江外口音的汉子，包二先生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原本满是警惕和疑惑的双眸不经意中已变得柔柔软软，脸上也透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朗声吩咐：“伙计们，上房三间，请客官歇下来。”

话音未落，一道鞭影带着尖啸，从包二先生的鼻尖掠下，包二先生吓了一跳，赶车少女不知何时竟然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的身后，冷着脸道：“店家懂彝话？”这回是地道的禄劝州府官话，语音柔软却透着寒意。

“姑娘咋会晓得？”包二先生小心地退了一步。

“噫哟！店家如何知道我们一定会住这里？如何知道我们要三间房？”赶车的少女马鞭指着包二先生，脸色越发地阴沉下来，柔柔的话音中越发地裹着寒意。

包二先生虽然已经退步，身形却仍在少女鞭梢所及之处，却并不惊慌，回过身，笑吟吟地说：“姑娘宽心莫急，甸尾街这个地方自来彝汉两家杂花共处同在，小店当道摆摊，每天南来北往的客人中也多有彝家，我们小本生意人，不得不多留个心眼，日子长了，也能听得着几句，讲却是不会。这几天客少耳静，我也会让伙计们小心在意，你家们且放心住下就是了。”

“哦，是这个样子么。店家，我们初来乍到，不识贵地的人情世故，有冒犯

处，对不住了！”柔和而略显疲惫的声音从包二先生的身后起，却已在车前落，姑娘轻轻掀起车帘，包二先生呆一呆，连忙迎上前去。目光在院中欢笑的娃娃和包二先生之间来回游动的汉子骤然一步跨前，拦住了包二先生，把缰绳塞过来，冷冷地说：“招呼好我们的车和马。”

下车的是一个略显清瘦却端庄美丽的汉装妇人。

对汉子的无礼，包二先生愣一愣，随即淡淡地笑一笑，接过缰绳牵马退开，但有意使自己离院门更近了一些。目光的余梢中，院外不远处的龙潭边，仍然是三人三马，其中二人正倚在潭边的青石上假寐，一人则在柳荫里朝着客栈张望。

汉子抢先上前，进入房中，包二先生听见了房中敲击墙体和楼板的轻微回音，少顷，汉子出得房来，一脸平静地候在门前。庭院中，秀丽端庄的妇人已在赶车姑娘的陪同下走到正房的台阶之前，面对石阶两侧花坛中嫣然盛开的牡丹，一手柔柔地摸着女娃娃的小脑袋，一手轻轻地把落在额前的几丝秀发顺在耳后，微启双唇喃喃自语，出口竟然是纯正的禄劝州府官话：“当年桑陌芳草绿，而今庭院牡丹红。”随着拾级而上的，是深深的叹息。

走到檐下，妇人回头静静地环视庭院时，包二先生才惊异地发现，这已然是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妇女，却身材纤美，亭亭玉立，阶下盛开的牡丹正好伸到她的腰际，最后一抹早春的余晖暖暖地映在她的脸上，圆润而不失柔媚，轻抿微翘的嘴角，又使面庞在柔媚中透出硬气，说不出的高贵典雅，虽然眉间攒着深深的忧虑，双眼却看不出一丝的倦意和愁苦。包二先生开店待客，几十年间阅人无数，却从未见过如此震慑心魄的秀丽姿容。

“妮玛，招呼好阿艾，莫让她跑出马店，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歇脚了。”妇人轻轻地吩咐赶车少女，这回，说的却是地地道道的甸尾街汉话，听不出一丝禄劝州府官话的味道。

包二先生微微愣一愣，他感觉着，这伙人绝不会是他们声称的初次来这里。因为，这声音，他依稀记得，却仿佛是隔了几辈子人又传过来。当他再次盯一眼台阶上绰约玉立的妇人时，包二先生脸上的笑意渐渐明朗起来。

执鞭的姑娘应一声，轻灵地几跳，捉住了满院追着花丛间蝴蝶欢跑的小姑娘。

“阿艾，这里有花枝有蝴蝶，想一想你读过的诗，合这个事的给我背出一首来。”少女把小姑娘挟在腋下，马鞭抵着小姑娘光洁的额头，吩咐的口气中有几分吓唬的味道。

小姑娘眼珠转几转，虽是稚嫩清音，却口齿清楚：

黄四娘家花满溪  
千朵万朵压枝低  
流连戏蝶时时舞  
自在娇莺恰恰啼

自在娇莺？站在阶上的妇人若有所思地自语一声，微笑的脸上却是挂不住的苦涩，回身进了正房。

“要得要得，这回读呢还算好，不讨打。走走走，我们洗脸睡大觉了。”少女挟着小姑娘，几步跃上台阶，对包二先生回眸一笑，有些歉然的样子。

她灿然一绽的笑靥，使包二先生心里突然一跳：这张脸，似乎二十多年前，就在自家的马店出现过，虽然不如二十年前的清纯和柔丽，却多了一些霸道之气；虽然不如二十年前的优雅和端庄，却添了许多灵动和机智。

汉子与赶车姑娘退出正房、合紧门扇、走进各自的房间时，包二先生才回过神来，瞅一眼院外时，龙潭边柳树荫里饮马的三人变成了两人，正牵着马不紧不慢地向缩泉马店过来，包二先生心里忽地打了一闪：少了一人一马！

他对一个应声而来的伙计耳语几句，伙计随即一脸肃然，悄然绕进后院，在马厩中挑了一匹快马，由后门走洗马河堤，分花拂柳匆匆离去。

马蹄迅捷，在浅草如毡的河堤上，几乎听不见一点声音。

## 包二先生

伙计们料理好车马，庭院一时清静下来。

在楼梯边看得痴了的媳妇才回过神来，侧过身让包二先生上楼口时，对着包二先生咂嘴伸舌：“老天爷，这个世上咋会有那么好看的人，今日算是开眼见识了！”

包二先生背着双手，目不回视，边上楼边对媳妇轻声呵斥：“好好给我听着，三间正房的客人你自己亲自服侍，现在你就去灶房间一眼不走地守着厨子做饭整菜，做好了你自己送过去。”看着包二先生有些不安的神色，媳妇噤了声，捣着一双小脚，缩手缩肩地往后院灶房间忙去。

包二先生走上与正房隔院相对的楼道时，从龙潭边不紧不慢而来的两人已各牵一马进了客栈。两人都是青缎短褂长衫高靴，一副普通商贾的装束，但眉眼之间却看不出商人的精明。更奇的是，青缎短褂人之后，一位缙衣黄裤的僧人低眉顺目地进了院，而院门处的柳荫里，一个满面汗水的樵夫正呼呼大喘着赶向院来。

包二先生平平静静地站在楼上，俯视着院中。

“两位客官来啦，请问是想吃茶歇劲还是住店歇夜？”店伙计殷勤地迎上前去，笑脸招呼先一步进院的青缎短褂人，快手快脚地接过缰绳。

“这个你都看不出来，还开个鸟店。歇夜歇夜！但爷们要先看看马圈牢不牢靠，马料扎不扎实。”青缎短褂者口音并非本地，粗俗不堪的语气中，虽是一副装横充大的样子，奴才的身份却难以掩饰，包二先生开店几十年，还未曾见过一进门就嚷嚷着看马厩瞧马料的主子爷，但他一时竟也听不出两人是何方神圣。无语间，其中一人紧随伙计进了后院，一人在前院沿着院落看似随意却目光乱瞟地溜达着，并不时地往站在院门口的僧人和樵夫身上瞟。少顷，进后院者回到前院，对院中人微微点头，院中溜达的人即大声嚷道：“赶紧给我们哥俩准备两间上房。”

伙计作揖打拱地连连道歉，声明三间正房已有客人住下，两个青缎短褂人仍然声大气粗，一吼一叫地呵斥伙计要找客人换房，完全摆出一副非正房不住的架势。争吵中，吱呀一声，中间房开了一缝，露出一张漂亮的娃娃脸，闪着双眼好奇地望着院中，嘴里脆脆地说一口禄劝州府官话：“阿妈，这两个人扎实不懂道理，明明是我们先来住下的，却要换给他们。”

娃娃的话音未落，东、西两房同时闪出汉子和赶车姑娘，姑娘护住娃娃，汉子不出一声就越进了院中，一手叉腰，一手握一把彝人出门常带的护身长刀，鹰一样的双目在两个青缎短褂人之间扫视。吵闹不休的客人立即住了声，一人干笑一笑，咳一声道：“正月新春的，都是出门在外，遇在一堆也算是大伙的缘分。既是你家们有老有小的，我们也就不好再争了，还住耳房吧。”说完，盯一眼进院后还未发一语的僧人和樵夫，朝上房拱一拱手，使一个眼色，两人就进了厢房。赶车的姑娘护着娃娃进了正房，院中的汉子沉脸斜眼盯着厢房，静立片刻，也回房了。

这一下，包二先生明白了，去后院的人绝不是看马厩和马料好不好，而是去察看在他们前一步进来的车、马在不在；后者故意大声嚷嚷换房，并不是对着店

伙计，而是冲着正房里的人去的，其意并不在房，只是要试探清楚房里是不是真的有人。

一股冷气从脚跟起，迅速袭遍全身，身形微驼的包二先生忍不住打了一个寒噤。

庭院静下来。

一直寂然无声地站在一旁的僧人，见两人进了厢房，才合掌诵一声佛号，低眉顺眼地对伙计说：“请问施主，还有空房不？贫僧只扰一夜。”

不等伙计招呼，僧人后面的樵夫却冒上前来，喘着粗气指两捆柴禾问：“店家，柴，买不买？最好的刺栗柴！这个天，要着黑球掉了，还卖不掉这两捆柴，饭，是一天不有得吃，饿得我是清口水长淌，回去的力气都不有了，你家可怜可怜我，要是实在不想买，这两捆柴就送你家了，乱乱给我吃碗干饭、在你家院子杓晃蹲一夜就行了。”樵夫虽然说的是汉话，嘴里磕磕绊绊的，口音也是明显的山区彝人。

伙计笑道：“你一个卖柴的，好会说话，明明打着主意拿柴换吃换歇，还说白送！好吧好吧，今天我替包二爷做个主，你把柴挑到柴棚，去灶房间舀碗饭吃吃，柴棚里有草席，歇一夜，天一亮就赶紧回家。这位师父，空房倒是有，吃却不方便。”

僧人合掌道：“贫僧带着苦荞粑粑，施主给一碗热水就行。”

伙计笑笑，一手指柴棚，一手引僧人。

庭院归于寂静时，月亮开始明朗起来。

饭菜、热水都送好，上房的窗花映出红红的烛光后，各间客房也一间接一间地亮起了灯。一直在楼道上悄然寂立的包二先生轻轻走下楼来，在院中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客人都已安顿下来。

月下的包二先生想一想，又轻轻走到院门口，突然拉开门，伸手一把拖进一样东西来。

果然是一个花子。

“你一个要饭的，该吃时你就吃该睡时你就睡，一天贼精精地在我的客棧四方瞎转些哪样？”包二先生沉着声喝问，那声音低得只有他和花子听得见。

“不、不转哪样，找个歇夜处嘛！你老人家要是不得，我走就是了。”花子似乎也包二先生一样的心思，说话也声若游丝。

“找歇处？”包二先生冷冷一笑，不知什么时候，就捏住了花子的细脖子，话音从牙缝间冷丝丝地冒出来：“找个歇处你何消在这里转几天几夜？说实话，你到底是来做哪样？”

冷凉的月光下，花子的脸开始发紫。

“你放我，我、说、我、说。”

“你要给我说实话，要是说假了，你可能就看不见二月十六的太阳了。”包二先生略松一松手。

“我们有四个人，都是法期张家使来的，说是叫我们在街上等一个人，那人来了就说给张家。”

“法期张家？莫非这两家人二十多年前的事还歇不了台？”包二先生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冷气，声音越发地细下去，却越发地冷起来：“叫你们等一个什么人？”

“不晓得。张家只说，那是一个彝族妇人，四十多岁的样子。别样事，我们就真是晓不得了。”

“住在耳房那两个穿着时鲜的人，和你们是不是一伙，也是法期张家使来的？”

“不是一起来的。哎呀，你老人家再松松手，我老实说，我老实说，我们这几天就见这两个贼娘养的在街上转了，他们肯定不会是张家的人。看那样的生法，略怕是官家的人哦！”

包二先生死沉着脸盯着花子，花子牙齿得得地响个不停，不似敢说假话的模样。“滚！今晚的事，只能是你晓得我晓得，要是说出去，张家肯定饶不了你，我包二先生更是放不过你。”

“是啰是啰，请你老人家放一百二十个宽心，我再憨也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包二先生手才一松，那花子已如飞样掩入龙潭边的柳影中去了。他轻轻揉揉手，闭上院门，却不知道，上房的窗后，一双鹰目一直丝毫不闪地紧盯着发生的一切。

包二先生又在前院小小心心绕了一圈，才向后院去，后院一片寂然，客人的车、马都已该歇的歇了，该洗的洗好；柴棚里，卖柴的樵夫已然是吃饱喝足，鼾声如雷。

出后院门就是洗马河堤，堤岸上，透着些微寒意的河风在青色的月光中习习



掠过，月光下的老柳枝影婆娑。包二先生在柳影里静立片刻，拐进了与河堤相连的竹林。竹林连片，呈新月形，是甸尾街最好的竹林，也是缩泉马店的标志性景观，由后门出院进入新月的弯角，横穿竹园后从新月的另一弯中出来，正好就是前院大门。马店的正房，正好建在月弯里，窗后竹影轻舞，院前碧波荡漾，景色极美，这也是客人每每争抢上房的原因所在。

竹园里平静如常。

包二先生舒了口气，正要退出时，一个人影突然轻灵快捷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像飘游的幽魂，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客官也是睡不着，出来散散心？”包二先生定定神，客客气气地问。

一声不出地出现在面前的是住正房的汉子，对包二先生的问讯，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映，在透过竹叶缝隙的月光下，微凹的双眼却晶亮亮地盯着包二先生。包二先生微微一笑，这一笑，却使对方愣了愣，听包二先生莫名其妙地唠叨：“客官，这个竹园是我们他颇坝子最好的竹园，它像上弦的月牙一样含着马店，你瞧，特别是三间正房的后窗都对着竹林，推开窗子，举步就可以跨进竹林，直行就是一条通往山上的小路，再顺路往前走三五百步，就是进轿子山的大路了。客官，还真是不瞒你家说，这条小路，只有我们家里有人走，没有人认得有这条路呢。”

月光下的包二先生，咕噜咕噜地念着，话音越来越小，仿佛是自己说给自己听，边说边分开竹叶，走出了竹林，回头时，竹林里唯有叶影枝形在月光下参差斑驳地飘忽不定，而那黑影，却恍若月下掠过的云影，再无踪迹。

出了竹林，拐过三五步就是缩泉马店的正门。包二先生尚未到院门口，月下，蹄声响处，如风一骑已近院前，正是日落前包二先生差出门的伙计。伙计贴近身来，耳语数言，包二先生微驼的身形颤一颤，随即急步回房，片时，又迅速返回后院，折一竹枝，缠裹上一物件，开了后门，顺后墙移到正房的后窗下，手腕轻轻一抖，将竹枝望窗花洞隙投进，随后就迅速转回，隐身于洗马河岸的柳影里。

少顷，三间上房的烛光相继熄灭，后窗却无声无息地开了，竹林有些许的响动后，又归于寂静。这响动，轻微得连夜宿的鸟都没有惊起。

包二先生呼一口长气，在渐渐清爽起来的月光下，披一身带着野花芳香的河风，悠然踱回马店。